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九四〇次会议

2017年5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罗塞利先生	(乌拉圭)
成员: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Inchauste Jordán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奥杜阿德夫人
意大利	卡尔迪先生
日本	川村先生
哈萨克斯坦	萨德科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萨夫龙科夫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瑞典	斯科格先生
乌克兰	维特仁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西松女士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9）号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7/387）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9）号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7/387）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司法部长内拉·库布洛维奇女士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芙罗拉·希塔库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7/387，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面前有秘书长的报告（S/2017/387），其所述期间为2017年1月至4月。自报告所述期于4月15日结束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我将介绍主要事实以及对最新事态发展的一些看法。

过去这个季度，局势紧张，波动起伏，脆弱不堪。然而，局势总体保持稳定。在一些情况下，由于外部外交干预，局势升级得以避免。但是，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所需的信任度因一些不负

责任的煽动性言论而受到进一步损害。双方一再相互指责对方挑衅，而关系正常化进程需要合作。

科索沃在执政联盟崩溃后提前于6月份举行议会选举的决定以及2014年艰难达成的路线是重大事态发展。选举结果可能给科索沃带来不同的未来。不过，下届政府不论其组成如何，都将继续面临诸多紧迫挑战。选举可为延续政治意愿和方向，以及扩大领导权和代表权的多样性，例如更多地与青年接触，提供机会。

我必须同科索沃境内许多人一样，对过去这个周末Arbana Xharra这个最近加入选举政治的知名媒体人物遇袭事件表示震惊。不论肇事者动机是什么，我认为迅速彻查刻不容缓，这起严重事件居然发生在这场政治运动开始之时。

我有责任告知安理会所取得的进展和仍然存在的挑战，查明危险和阐明当前局势的复杂性。必须指出，米特罗维察隔离墙争端通过谈判获得和平解决，而且通过立法修正案组建科索沃军队的初始决心也已平息。然而，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正常。频繁的选举周期是持续干扰因素的一部分，无助于推进欧洲联盟主导的对话或执行其核心协议，例如科索沃塞族人占多数市镇协会/共同体。实际上，对话陷入停滞现已有数月，恢复对话至关重要。

除了对话进程出现有限进展之外，本报告所述期间，公共言论不幸退回到高喊不宽容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口号的状态。这一趋势应予密切关注，而且令人深感关切。我不想详谈该趋势，而是要回顾一下我们在此期间听到的各位领导人的言论。

关于塞尔维亚提出的从法国引渡科索沃未来联盟党领导人拉穆什·哈拉迪纳伊的要求，在法国当局作出决定之前，科索沃议会3月9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暂停在欧洲联盟调解下与贝尔格莱德开展的对话，直至哈拉迪纳伊先生被交出。我们希望该决议现在会被撤销。

知名议员达乌特·哈拉迪纳伊——拉穆什·哈拉迪纳伊的兄弟——4月初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警告称，如果法国司法当局对塞尔维亚提出的引渡其兄弟的要求作出许可裁决，将会出现“种族纯净的科索沃”。拉穆什·哈拉迪纳伊本人4月27日回到科索沃后，称塞尔维亚的引渡要求是“战争叫嚣”，谈到“敌人塞尔维亚”，并威胁说“我们会把他们搞得比当时还要惨”，他指的是1999年战争最惨烈的时候。卸任的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将哈拉迪纳伊比作是“尝过人肉的疯狗”。

此类言论直接对科索沃族群关系造成消极影响。这些是负责任的言论吗？此类煽动仇恨的行为超出了文明政治言论的范围，将我们拽入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不责任和必要的狂热行为将会吞噬理性。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的问题是，欧洲联盟扩容进程如若停滞，建立区域和次区域联盟的问题。同样，我将向安理会报告我们在报告所述期间听到的各位领导人的言论。

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4月中旬在接受采访时称，

“所有人都希望在大联盟中实现团结。但如果没有希望、没有前景、没有空间的话，那当然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规模较小的联盟”。

其他政治家抓住机会，将该言论发展成对民族主义意图的表达。哈希姆·萨奇总统说，

“如果欧盟继续采取拖延和不明确的做法”，那么，“本地区所有阿尔巴尼亚人将生活在一个统一国家，然后再着手融入欧洲大家庭”。塞尔维亚的阿族民族委员会主席则更进一步，他说，“现在是关键时刻，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要向塞尔维亚表明，这是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绝不能碰”，他指的是塞尔维亚南部族裔混居的市镇。

对此，塞尔维亚内阁部长亚历山大·武林则表示，“只有打一次巴尔干大战，才能”建立大阿尔巴尼亚。他还称，

“阿尔巴尼亚人必须要知道，他们得靠自己打仗，他们要为哈拉迪纳伊企图制造的战争付出代价，他们自己的孩子会人头落地”。

无论此类言论背后的真实意图为何，一些问题已从较为学术或半学术讨论转入政治层面。此类说法还会加剧恐惧和紧张，导致糟糕得多的后果。人们肯定会问，此类言论2017年会有多大市场？任何人——无论是阿族还是塞族——对此类言论应当作何感想？此类言语和此类思维在实地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围绕米特罗维察市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安全事件，其中包括人身攻击，有些攻击中还使用了武器。根据欧洲联盟居中调解达成的重要协议，人们期盼已久的一件好事是该市主要桥梁预计将会开放，供车辆通行。然而在当前气氛下，期待中夹杂着焦虑和恐惧，而非乐观。

建设性接触仍有可能，我们每天都会在地看到这一点。我一直在与科索沃各地市镇和社区领袖会晤。在过去一个季度中，我得以与Gjilan/Gnjilane、普里什蒂纳、北米特罗维察市和南米特罗维察市市长会晤和交谈。我看到了各方是真心致力于促进族群之间的合作以及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真正问题和需要。我接触到的不是大谈政治，而是在为建设宽容和包容的社会认真开展工作。

特别令人鼓舞的是，科索沃阿族和科索沃塞族失踪人员家属协会成立了一个共享资源中心。该中心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支持下，让失踪人员家属走到一起，鼓励对话和共同努力。失踪人员问题是阻碍社会和解的一个尚未愈合的伤口，但该中心展现出的团结精神令我动容。这要求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的政治家和公共机构都拿出更好的表现，为长期以来苦苦寻求答案的这些人找到答案。

3月15日，科索沃特派团主办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全球开放日”活动，100多位各界名流、记者以及政治和民间社会领袖齐聚一堂，推动讨论妇女在社会和解中的作用。科索沃前总统阿蒂费特·亚希亚加为活动作了主旨发言。与会者背景各异，但都愿意并能够以建设性方式讨论棘手问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将继续支持妇女勇敢地站出来，塑造科索沃更美好的未来。

此外，科索沃特派团努力执行第2250（2015）号决议，重点突出青年问题。5月11日，科索沃特派团主办了题为“另一边的故事”的系列会议的第二场，令来自科索沃各族群的年轻人聚集一堂。他们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希望，提出了解决科索沃当前社会问题的新想法。

我愿特别提及欧盟驻科索沃特别代表着眼于保护文化遗产，为重振执行与监测委员会所作的努力。该委员会在长期没有开会之后，于本报告所述期间再度开会。该机制对于执行《特别保护区法》至关重要，是就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各种问题开展讨论的一个平台。其中包括Deçan/ Deçani当局继续阻碍科索沃宪法法院就属于Visoki Deçani东正教修道院财产做出的裁决。尽管科索沃最高法院做出明确的法律裁定，中央当局仍未废除先前对有争议土地进行私有化的程序。

改善科索沃和该地区的局势需要超脱族裔与民族隔阂而非扩大这种隔阂的领导魄力。克服此类破坏性的挑战是该地区所有行为体所渴望的欧洲精神。我希望安理会成员能继续利用它们的显著影响力，鼓励民主机构满足民众真正的需求，并鼓励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领导人从自身及其民众的真正共同利益出发，开展具有远见卓识的对话。

我们的使命依然是采取各种手段并与地方和国际伙伴达成充分的伙伴关系并开展合作，以努力支持这些目标。安理会的权威对于确保问责、肯定那些明白民众的福祉才是衡量其政治成功的标准的领导人依然绝对不可或缺。

我再次借此机会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对特派团的持续支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塔宁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塞尔维亚代表发言。

Kuburović女士（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我愿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参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号决议授权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也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关注该问题。我谨强调安理会继续每三个月就此话题开会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有助于创造条件，以便畅通无阻地执行科索沃特派团的授权任务，支持在欧洲联盟（欧盟）调解下进行的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

塞尔维亚尤其重视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认为特派团要想满足执行授权任务方面的所有需求，就需要足够的人员并增加工作人员和资金。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特派团是在一个不友好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常常表现出敌意的环境下运作的。正因如此，我们理解科索沃特派团力求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描绘实地的状况，避免做出不可避免将严肃批评普里什蒂纳的评估，这反过来可导致错误和简单化的结论。

尽管面临大量挑战，塞尔维亚仍继续以一种建设性、负责任并且专注投入的方式参与对话，目的是在一个地位中立的框架内处理各种未决问题，促进局势的稳定，并且为推动西巴尔干各国加入欧盟创造理想的条件。普里什蒂纳把对话和关系正常化进程做为敲诈塞尔维亚及其欧洲伙伴手段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这种态度在3月初达到高峰，当时其议会通过了一项暂停对话而将其与某个被控犯有最恶劣罪行者的命运挂钩的决议。随后，阿族地区政治领导人公开威胁要重新划定边界，成立所谓的“大阿尔巴尼亚”，除非他们加入欧盟的野心迅速得到满足。

尽管关于设立塞族市镇协会/共同体的协定是《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项协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塞族人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生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然而在报告所述期间却未在该问题上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该问题无法靠西方偶尔对普里什蒂纳的公开批评而得到解决。必需听取我们欧洲伙伴的一致声音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的声音，它们要求普里什蒂纳迅速履行其对科索沃塞族人市政协会/共同体的承诺。同样，塞尔维亚共和国强调，举行安理会季度会议对于向双方、特别是普里什蒂纳发出协定不是也不能只是死气沉沉的文字的信息非常重要。光靠空洞的言辞再也不够了，必须随后采取具体的行动。

塞尔维亚真诚地致力于维护和平。它的主要利益在于拯救生命，保护该省所有居民的财产，使境内流离失所者能够可持续地返回。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指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当前的状况在这方面相当不合时宜，秘书长的多项报告也证实了这一事实。普里什蒂纳对于非阿族人面临的多种问题没有妥善的系统性对策，再加上紧锣密鼓的反塞族宣传，为继续以族裔为由袭击塞族人推波助澜。一个相关的例子是，科索沃来自反对党“科索沃未来联盟”的一名议员Daut Haradinaj最近发出可怕的威胁：如果对其兄弟Ramush Haradinaj的审判结果不合阿族人心意的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将被赶尽杀绝。塔宁先生对该言论的反应值得赞扬。此外，面对仇恨言论和对剩余塞族人进行族裔清洗的新威胁，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司法系统绝不能保持沉默。

如果不无一例外地起诉所有罪行，如果不愿对内部的施罪人进行问责，将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冲突结束以来杀死约1,000名塞族人的刽子手没有一人被定罪和判处可依法执行的刑期，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不可能是通向真正和解的道路，它只会带来科索沃项目的鼓吹者所导演的和解假象。

绝不能容许或者容忍有罪不罚。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正受到挑战；联合国必须表明：法律与司法高于政治，所有受害者都是平等的。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法国Colmar法院决定拒绝引渡Ramush Haradinaj——一个涉嫌犯有最严重战争罪的人——是可耻和非法的丑闻。该法院没有出示任何事实来证明，法国和塞尔维亚已批准的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法院的决定违反了关于防止对战争罪不予惩罚的国际法普遍原则，它辩称向塞尔维亚引渡Ramush Haradinaj 将对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不能接受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恐怖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其领导人之一即Ramush Haradinaj——对塞族平民和不忠的阿族人犯下的残忍罪行与暴行最起码是骇人听闻的。科索沃解放军成员有关残暴和反复强奸、酷刑、殴打以及无情杀害的证词令人震惊。所有认为法国法院的决定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阿族人的胜利的人都错了。胜利者不是他们，而是那些罪行；这不是我们的失败，而是法律与正义的失败。为了受害者，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继续为了正义与真理而斗争。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受害者具有同样的宝贵价值。

然而，这个在政治驱动下做出的决定和那些燃放烟火来欢迎罪犯Ramush Haradinaj回到普里什蒂纳的人发出的信息是：杀害塞族人不会而且不应该受到惩罚。普里什蒂纳的阿族政治领导人必须最终明白：惩罚战争罪犯是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一部分，而支持一个涉嫌对塞族人、罗姆人及其本族同胞犯下罪行的人对于该省居民来说，只会扩大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族裔间隔阂，削弱法治与民主。

仿佛在1998年和1999年间所犯的罪行还不够多一样，Ramush Haradinaj继续发出新的威胁：夺取塞尔维亚的领土，并武力重写其宪法。此外，他还发誓，如果美国不帮忙，那么阿族人将自己搞定。我要回顾，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一切都始于像威廉·沃克这样的人所说的谎言，今天，他甚至不屑掩盖他与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的野心和计划之间的密

切关系。我们也知道，他反对为审理所谓科索沃解放军犯下的罪行而设立的专门分庭。

有鉴于此，我要回顾，根据1998年10月16日的协议，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同意在其境内的一个地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部署2000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科索沃核查团人员。1998年10月24日第1203（1998）号决议确认这项协议是有效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履行了这项决议和协议赋予的所有义务。然而，作为时任欧安组织科索沃核查团团团长和本组织的一名官员，威廉·沃克本该客观和不偏不倚地行事，却滥用其授权和欧安组织核查团来推动最近暴露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和大阿尔巴尼亚。

由威廉·沃克领导的核查团从未满员运作过，根据他在1999年3月20日作出的决定，所有核查人员被撤离，而这就发生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遭侵略前夕。

未根据1998年10月16日协议开展欧安组织核查团工作、对海伦娜·兰塔施压，要求她按照威廉·沃克的意愿修改法证调查结果，并且发布有关所谓拉查克村平民大屠杀的虚假报告十分说明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威廉·沃克最近关于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的表态。这些都清楚表明，他的行动滥用了欧安组织任务授权，同样也违反了第1203（1998）号决议。

在此背景下，只能把威廉·沃克所起的作用界定为，他滥用了在像欧安组织这样一个广受尊重的国际组织的地位，为通过关于侵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决定创造了政治条件。维多利亚·纽兰最近的发言也印证了这一点，她谈到，美国投入精力谋求科索沃独立已有20年时间。

威廉·沃克的行为和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使用武力无异于明目张胆违反联合国的根本原则，特别是避免使用武力威胁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且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三条这一重要条款，即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内的区域安

排或区域机构未经安全理事会授权，不应采取任何强制行动。

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动武的决定是在未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情况下由这样一些国家作出和实施的，这些国家时至今日继续宣扬承认科索沃独立。因此，塞尔维亚的主权遭到侵犯，安理会在履行其维护和平与安全主要职责方面的权威正在遭受破坏。

侵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这一非法决定主要是威廉·沃克报告的结果，虽然1998年至1999年期间没有人道主义灾难，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族人也没有遭受任何迫害。例如，在威廉·沃克担任核查团团团长期间，1999年1月12日德国外交部给特里尔一个法院的函件指出，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安全部队的行动并非针对作为一个族裔群体的科索沃阿族人，而是军事反对派和他们所谓的追随者。

关于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的立场不是安全理事会的立场，也不是任何其它有信誉机构的立场。当时作出需要采取军事干预评估所基于的事实是矛盾的，是为了适应北约的需要，目的是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发动武装侵略。把人道主义干预作为使用武力的基础，这与国际法院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如在尼加拉瓜针对该国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也违反在联合国主持下制订的其它文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从未成为过国际法的一部分，除其他外，《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明确了这一点，文件在第79段中确认：

“《宪章》的有关条款足以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各种威胁”，

进一步重申：

“安全理事会为维护及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批准采取强制行动的权力”，

强调

“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采取行动的重要性”。

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侵略造成了大规模破坏和生命损失，把许多塞族和其他非阿族人逐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领土。这些事实今天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对塞尔维亚的行动是有计划的、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并不是伸张国际正义。

第1244(1999)号决议没有也不能构成对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使用武力的事后核准，这项决议也不能改变北约的干预属侵略行为的法律性质。正如国际法院在其关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问题的咨询意见(A/64/881)中指出的那样，这项决议构成国际法的一部分，科索沃特派团第2009/1号条例也同样如此，该条例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界定为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领土，实行国际管理。

显然，非阿族人的人权在整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继续受到有系统的威胁。许多事件充分证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安全局势仍然不稳定，暴力有可能升级。作为常规，族裔混杂社区中的回归者是最脆弱的。这个问题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应得到更多关注。平均而言，每个月记录到10至15起有族裔动机的袭击，随时存在的对塞族人的恫吓行动紧随其后。还没有任何肇事者被惩处。请允许我只提及伊斯托克附近Ljubožda村一群阿族人对最近返回的13户塞族家庭的抗议，这证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要成为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居民的多族裔社会，仍然任重道远。缺少适当的体制对策默许，甚至是支持这种做法继续下去。

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比例仅有1.9%因而比大多数受创伤冲突后地区都低的情况下不会有和谐共存。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目前仍有2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生活在塞尔维亚中部。他们返回的主要障碍包括塞族和其它非阿族回返者持续遭受袭击、洗劫活动、亵渎文化和宗教遗产行为和对境内流离失

所者的有政治动机的刑事诉讼，此外，他们无法行使拿回财产的权利。

有鉴于此，参与解决流离失所者问题的所有行为体有必要共同努力，为不受阻碍的长期可持续返回创造有利条件，这是科索沃特派团任务授权的一个关键要素。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在访问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之后发表的备忘录中

“关切地注意到，科索沃存在许多流离失所者自愿返回的障碍”，

他接着指出：欧洲联盟与普里什蒂纳于2015年10月签署的“稳定结盟协议”

“重申了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的权利和对他们人权的保护……但这个领域的进展一直微小”。

专员表示，他特别关切的是：

“据报告敌对活动或公开有族裔动机的暴力对自愿返回产生的消极影响”

和警方没有把

“有族裔动机的犯罪归类为此类犯罪…也没有系统监测这方面的情况”。

塞尔维亚这个南部省份的安全最近面临的一个特殊威胁是外国战斗人员不断从中东战场返回的趋势和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加剧。

塞尔维亚坚决反对建立所谓的科索沃军队，这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建立所谓的科索沃军队不过是企图在一个极为敏感的时刻制造新的紧张事态，其特点是关于重划国际公认边界和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的危险言论，我们认为，这种想法属于西巴尔干这个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黑暗过去。

为了维护区域稳定，塞尔维亚坚定地致力于继续对话，主要是为了在不影响该省未来地位和充分尊重第1244(1999)号决议的情况下，解决居住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该决

议仍然是在保障塞尔维亚共和国领土完整的情况下解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的基础和框架。我们认为，在欧洲联盟的协助下进行对话，是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尔维亚族人与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建立信任的最合适手段，也是支持欧洲联盟巩固和平与稳定、推进我们地区欧洲一体化进程努力的重要机制。

但是，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对话现在并没有产生结果，这可能是由于普里什蒂纳对执行协议持非建设性立场。要使对话真正有意义，那么，它绝不能被滥用为强迫接受一方利益的平台，因为这种做法基于不切实际的期望，即正常化就应当等于塞尔维亚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迄今为止在电信和行动自由等领域取得的积极成果雄辩地证明：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应当怀着愿意妥协的真正决心，更加负责任地继续开展对话。

我们希望普里什蒂纳将意识到，它应当而且必须与贝尔格莱德一道为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找彼此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不能基于高压措施和既成事实。在寻求此类解决办法时，必须避免单方面行为，因为这么做害处不少，比如，试图让普里什蒂纳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的做法以及各种非法的决定，那些非法决定——如3月1日侵吞塞尔维亚共和国财产的决定——对塞尔维亚共和国无效。此类决定不必要地破坏对话的气氛。为了给对话一个机会，协调者无疑必须表现出更强的领导能力，首先是在执行已达成的协议方面。

最后，我呼吁那些不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国家始终有原则地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同时，我呼吁已承认科索沃的国家重新考虑其决定，并相应地推动各方努力为这个问题——其根源是把不可接受的单边主义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寻找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希塔库女士发言。

希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参加今天的会议，我真诚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给予我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我知道，此刻，世界还有许多紧迫的挑战和问题需要处理。

1993年，安理会成员首次在安理厅讨论科索沃问题。当时，在我们仅仅因为我们的族裔背景就遭受种族隔离，因为我们的政治信仰而被监禁，并被逐出学校、夺走合法工作之际，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安理厅发出了声音。后来在1998年和1999年，当我们生活在暴力的噩梦中时，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七项决议，要求恢复和平和结束种族清洗。我们将永远对此心怀感激。所有成员都曾是我们的代言人。在大约100万科索沃人——相当于我们人口的一半——遭驱逐时，他们与我们在一起，为在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境内难民营中的我们提供帮助。而且，在我们返回家园后，他们也与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们看到的是遍地废墟，但是，我们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重建了家园和生活。在我们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在那里支持我们，但是，现在仅仅由于纯粹的政治原因和实力较量，每隔三个月来这里一次，重复那些相同的套路，这根本没有必要，只会起反作用，而且——坦率地说——十分可笑。

18年前通过的第1244（1999）号决议早已过期。首先，它提到的是一个已不存在的联盟。我相信安理会成员听说黑山最近加入了北约。但是，根据该决议，黑山是被称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联盟的一部分。第二，安理会就是在这个会议厅里，于2005年10月24日通过一项主席声明（S/PRST/2005/51），呼吁开始一个决定科索沃未来地位的政治进程。

正是秘书长特使、明智的阿赫蒂萨里总统在经过高强度和广泛的谈判进程之后，提议将科索沃独立作为最终解决办法。正是国际法院在塞尔维亚要求审查时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指出，科索沃宣布独立与其权利相符，而且其独立并未违反国际法。我邀请大家来科索沃看看实际情况，因为——请相信我——在安理厅进行的讨论与之不符。

我之前曾说过一句话，现在我再重复一遍：不能仅仅因为塞尔维亚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和民族的权利。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尚未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这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的纯粹的地缘政治实力较量——就不再是一个国家。而且，的确，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坐在这里——我们每隔三个月都要这么做一次——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完美。

让我们以少数族裔的权利为例。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状况都可成为每三个月在这里举行一次会议的标准，那么，当我说科索沃在相关名单上排名将十分靠后时，各位要相信我，这不是因为少数族裔融合的情况无可挑剔，而是因为我们已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人是欧洲最有特权的少数族裔。有没有人知道欧洲最受歧视的社区居住在哪里？答案是在塞尔维亚——普列舍夫、Medvegje和布亚诺克——那里的阿尔巴尼亚社区每天都面临各种形式的严重歧视。我不只是在谈论严重的不容忍或隐性歧视——这种情况一直存在——而是阿尔巴尼亚族人持续遭受的显而易见的歧视，尤其是在经济和教育领域，包括他们在地方和中央两级公共部门的就业人数偏低，以及他们每天面对的许多其它限制。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亲自拜访了他们。但是，安全理事会没有就这些人的权利举行过一次会议或进行过一次讨论。归根结底，塞尔维亚在利用这个平台，而且莫名其妙地坚持不对称的代表权。它坚持认为我们或多或少是不平等的，不知何故他们是高人一等的。让我大声和清楚地再说一遍。我们是独立、平等和自信的，我们并不矮人一截。这种态度有其种族主义内涵。塞尔维亚一直试图将我们描绘成没有文化的卑微的二等人。你敢不敢这样描述我们的奥运金牌得主马林达·凯尔门迪，或是上周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奖的Petrit Halilaj，或是三年前想出一个好主意和今天正在主管区域中发展最

快的信息和技术公司的Mergim Cahani，或是我前些天在普里什蒂纳美国大学见到的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充满了希望、梦想和好奇心，与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同辈没有任何区别。

我想说的是，虽然科索沃有很多挑战，但这个会议厅不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场所。此外，将安全理事会的宝贵资源用于一个失去作用的特派团，对所有需要其帮助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没有任何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惊讶地发现，它明年的预算和工作人员在增加。安理会可以选择在科索沃维持一个昂贵的特派团，但它目前没有任何作用。

最近由美国代表团发起和获得安理会成员支持并且秘书长也到场的关于维和特派团的安全理事会辩论会（见S/PV.7918），强调了关于安理会应该改变其维和特派团方式的结论，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要求做的事。在不损害维和特派团对普遍安全的至关重要性的同时，我应该指出，一些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任务授权是几年前，有时甚至是几十年前起草的。因此，我谨借此机会感谢黑利大使和德拉特大使指出，现在是关闭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适当时机。

我想谈的第二件事是与塞尔维亚的对话。虽然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对话，但我们对双重标准、双重游戏和模棱两可感到厌倦。一方面，塞尔维亚告诉我们，它支持和平与和解；另一方面，它每天都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知”制度，向我们的领导人和保卫自己家园免遭暴行的自由战士发出逮捕令，安理会和全世界都了解这种情况。这似乎是折磨了科索沃数十年之久、参杂了假官僚手法的老牌残暴模式的一部分。在殴打、羞辱、杀戮或者在处罚最轻的情况下将其从科索沃驱逐出境以后，塞尔维亚警方就对他们提出恐怖主义指控，阻止其返回家园或过上正常生活。

顺便说一句，这些假官僚手法和假指控的对象不仅是科索沃人。许多是来自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前美国总统、联合王国首相、意大利和德国总理，以及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都被列入“红色通知”。涉及科威特前首相拉穆什·哈拉迪纳伊先生的最近一个插曲已经幸运地结束了，尽管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他终于被法国当局释放了。他的遭遇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塞尔维亚今天普遍存在的心态。哈拉迪纳伊先生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海牙法庭宣告无罪。

塞尔维亚非常清楚，它在与科索沃的战斗中吃了败仗。它在1999年吃了军事败仗，2008年吃了政治败仗；根据国际法院的裁决，它在2009年吃了法律败仗。现在，塞尔维亚显然想要以某种方式人为地创造自己与前南斯拉夫其他国家之间的道德平等来赢得道德挑战。这完全是虚假的。前南斯拉夫有一个侵略者，就是塞尔维亚。有一支军队为了扩张而战斗，犯下了灭绝种族罪。我们其他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科索沃——是为了自由和生命而战。即使在今天，塞尔维亚依然拒绝接受对所发生事件的历史责任。即使在今天，我们还在听到塞尔维亚政府的代表否认发生在世界眼前的大屠杀。我想要说的是，为了实现和解，塞尔维亚必须接受科索沃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它也必须承担其历史责任。如果德国否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解是否会发生？

塞尔维亚没有正视自己的历史。它没有处理在战争期间在科索沃犯下的真实而不是虚构的罪行，真实和有据可查的罪行。塞尔维亚人权中心发表了一份内含令人震惊的事实和数据的报告，说明塞尔维亚为掩盖其战争罪痕迹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甚至在乱葬坑上建造房子。想象一下科索沃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感受，这些家庭要求找到答案和适当埋葬亲人。塞尔维亚选择了拒绝的道路，而不是找到正视自己历史的力量和寻求解脱。被控在科索沃犯罪或被定罪的塞尔维亚人数为零。相反，他们被提拔

担任高级职位，就像Diković将军一样，他对杀害1400名平民的责任是有案可稽的。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允许塞尔维亚阻止我们履行自己的承诺。仅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科索沃机构就战争罪发出了20多份起诉书。每一条生命都很重要，每一人死亡都应该得到适当调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致力于和平与对话。我们将作出更大努力，以成为世界自由国家大家庭的负责的成员。

我们也要成为区域和全球安全的贡献者。因此，我们依照我国法律和宪法，开始建立科索沃军队。我们将作出密集和认真努力，以说服当地塞族人支持该项目。科索沃所有其它少数族裔均支持该项目。但是，我们不会容许任何人要挟我们，我们也不会给予任何人这方面的否决权。我们将推动宪政改革，但是如果塞尔维亚显然在进行干涉，使当地的塞族议员无法自己做出决定，那么我们就将实施立法改革。

我们没有在购买米格飞机，所以无需惊慌。这是一支小型的防御部队，根据我们与北约一道进行的安全部门审查，它将搭建我们完整的国家安全架构。

安理会成员可能已经听说，继上周的不信任动议之后，科索沃将于今年6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我们已邀请国际观察员监测该进程。对科索沃来说，选举进程的公信力远比结果重要。今年我们面临太多挑战，新政府将需要充分的公信力与合法性来推动该议程。

此外，与任何其它民主政体一样，尽管科索沃各政党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但是关于科索沃加入欧洲-大西洋的未来已达成根本一致和广泛的社会共识。没有什么大科索沃，或者大阿尔巴尼亚；只有生活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阿尔巴尼亚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生活在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我们的共同目标与宗旨是成为欧洲联盟的平等公民。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向安全理事会所做的关于秘书长报告（S/2017/387）的全面通报。埃及重申，它完全支持塔宁先生履行各项职责。我们还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司法部长Nele Kuburović女士和Vlora Çitaku大使，并感谢她们的发言。

埃及强调它对推动受科索沃局势影响的西巴尔干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关切。我们高度珍视科索沃当局最近为实现该目标所做的努力及其已经开始实施的各项改革。我们赞扬在经济、安全以及法治领域取得的进展，这反映在发展程度提高、失业率下降以及投资环境整体改善。我们呼吁科索沃新政府继续采取这种通过建设性对话来解决分歧的做法。

与此同时，我们对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对话所面临各种障碍的报告所载信息及双方各项协定的执行情况表示关切。埃及强调，双方在欧洲联盟主持下进行的高级别对话仍是和平解决其分歧的最合适框架。我们呼吁双方厉行克制，不要采取会使局势恶化的单边行动。因此，我们敦促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领导人继续高级别对话，以期实现双方均可接受、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的商定的可持续解决。

我们还对族裔和民族主义倾向抬头表示关切，我们强调必需避免会使局势恶化、加剧内部纷争的煽动行为。我们欢迎代表科索沃塞族人的政治力量决定结束抵制，恢复在政府和议会中的参与。我们呼吁科索沃各方也采取对话、谅解以及设立国家机构的做法，强调必须在设立科索沃塞族人为主体的市镇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认为这对于确保科索沃塞族人得到体制的保护至关重要。

最后，鉴于我们重视区域和平与安全并将它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我们强调，科索沃议

会应该接受与黑山的划界协定，以便加快科索沃融入欧洲的进程。

西松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宁特别代表今天通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活动的最新情况。我们赞赏联合国18年来努力帮助科索沃建立坚持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多元民主机构。我们欣见，这些努力大多已经完成。今天科索沃的局势与最初设立科索沃特派团时大不一样，与秘书处最后一次重组特派团时的2008年也不一样。鉴于多年来科索沃的进展与发展，美国和越来越多的安理会成员都确认它已完成任务，因而敦促秘书处继续逐步缩编该特派团。

科索沃特派团应作为证明联合国价值的样板而载入历史，同时，它也日益面临这样一种风险，即：在世人的记忆中，成为一个已失去其现实作用但却仍持续存在的项目和一个不知道如何处理收尾的官僚机构的事例。如果不考虑实地现状，科索沃特派团的资源与人员与其有限的责任相比，似乎依然过多。甚至更令人困惑的是，特派团正请求为多为累赘多余的方案提供新的资金：200万美元主要用于人权和法治方案的额外资源，尽管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在该领域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科索沃政府已证明有能力完全独立地有效处理和行使这些职能及其它职能。

面对这些现状，美国支持考虑分阶段撤出科索沃特派团，以更好地反映科索沃已取得的重要进展与事态发展。提出的任何备选方案均需反映出实地的现状，减少联合国在科索沃的介入。美国再次呼吁安理会把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与通报期从三个月调整为六个月甚或更长，这将减轻面临各种紧急得多的优先事项的秘书处和安理会的负担。

美国大力赞赏和支持欧洲联盟（欧盟）作为布鲁塞尔对话协调人的关键作用，特别是欧盟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本人对该进程的领导作用。我们吁请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领导人继续采取必要的

步骤重振会谈，并且在发生挑衅行为时保持克制。我们还呼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立即充分执行对话协议，更加积极地推动实现关系正常化。

关于塞尔维亚司法部长今天上午对拉查克的事件发表的看法，我只想表示，拉查克的尸体证明那里发生暴力和暴力。在这一点上，国际观察员当时开展的法医工作明确无误。巴尔干各国必须充分、如实地说明南斯拉夫解体期间发生的事件和20世纪90年代的冲突，避免那类制造不信任和恐惧的历史修正主义。双方领导人不应试图错误地追究既往，而是必须着力开展必要的辛勤工作，促进对话与和解，在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道路上建立更加稳定、繁荣和安全的巴尔干地区。我们呼吁该地区所有领导人避免信口开河、煽动对抗的煽动性言论，着力实行推进其进一步融入欧洲-大西洋体制所必要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改革。巴尔干国家的边界是明确和确定的。

美国重申支持科索沃努力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和平的多族裔民主国家。我们继续大力支持国际社会充分承认科索沃，也支持科索沃成为包括联合国在内所有相关国际组织的成员。我们鼓励尚未加入已经承认科索沃为一个独立国家的11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行列的联合国会员国这样去做。

塞克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大使的出色通报，并再次向他保证，塞内加尔代表团全力支持他履行职责。

其次，我要向塞尔维亚共和国司法部长内拉·库布罗维奇女士和科索沃驻美国大使芙罗拉·奇塔库女士致敬。

我国代表团仍感到关切的是，持续的紧张局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自冲突结束以来注意到的实质性进展。在这方面，为了重启建立和维护扩大到科索沃以外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持久稳定，首先，我们坚决鼓励科索沃政治行为体努力维护一种和平的政

治氛围，因为与贝尔格莱德对话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氛围；其次，我们鼓励塞尔维亚当局坚持并加强其参与与普里什蒂纳举行的建设性与和平对话的承诺。

鉴于上述，塞内加尔欢迎双方迄今在欧洲联盟主持下进行的对话中取得的进展，并鼓励各国和具有影响力的伙伴继续利用该影响来恢复和支持会谈。为了扩大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应执行迄今为止达成的协议，双方政治领导人也应充分致力于本着建设性的精神进行对话，因为这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唯一可行途径。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S/2017/387）概述的最新事态发展，包括科索沃总统提出通过立法而非全民投票将科索沃安全部队转变为一支武装部队的提议引发争议。所幸的是，3月7日，该项法律草案被撤回，萨奇总统在一份声明中承诺，不得在该问题上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而且，转变进程将是透明和包容性的，并且与该国的国际伙伴合作开展。

另一方面，为抗议拉穆什·哈拉迪纳伊先生遭到拘押，科索沃议会通过了呼吁暂停欧洲联盟推动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对话的决议，这成为引发紧张局势的另一个根源。既然他已经获释，我们希望这一局势现在有所缓和。科索沃政府决定将以往注册在科索沃前身或行政、军事、社会或政治组织名下的所有财产的所有权转移到科索沃，由此引起恐惧。塞内加尔还希望这一恐惧逐渐消减。

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我国代表团赞扬科索沃塞族人在科索沃全境各投票站自由无阻地参加总统大选，以及选举顺利举行，这些选举得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驻科索沃部队的支持。我们还欢迎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1月24日和2月6日在布鲁塞尔组织召开的高级别会议。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两国总统和总理参加了会议。他们都致力于在欧洲联盟的主持下恢复最高级别的对话，避免发表挑衅或好战言论。

我们赞同秘书长的观点，即，失踪人员问题仍应是重中之重，要求双方领导人拥有坚定和真诚的政治意愿，以便为一些家庭提供它们期待已久的答复。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代表团要赞扬科索沃安全部队努力打击科索沃的暴力极端主义。此外，任务授权延长至2018年6月14日的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所开展的活动似乎有利，因为这些活动有助于扩大在国防、促进法治、人权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方面取得的成就。此外，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和解、过渡司法、人权以及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方面的活动。

塞内加尔要对在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方面达到的重要里程碑表示赞赏，鼓励加强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态势，强化符合其人民利益的合作，并促进该次区域的和平。

斯科格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要首先感谢我们的朋友、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今天所作的通报，并感谢他正在与特派团开展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库布罗维奇部长和奇塔库大使今天在安理会发言。

长期以来，瑞典一直支持科索沃人民努力消除战争遗留下来的影响，并建立和平与繁荣的社会。就在两周前，瑞典外交部长马戈特·瓦尔斯特伦访问了科索沃，重申我们坚定支持科索沃融入欧洲的前景。她还强调，作为该进程的一部分，必须继续改革并实现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间的关系正常化。我们愿意提供帮助，并将通过双边发展合作，继续支持科索沃的改革努力。

落实科索沃和广大西巴尔干地区融入欧洲的前景，依然是欧洲联盟的头等要务。区域合作和睦邻友好关系是实现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的西巴尔干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对该地区最近几个月出现的强硬言论表示关切，特别代表今天已对此作了举例说明。我们呼吁双方加倍做出和平努力，不要发

表或采取可能会破坏信任的言论或行动，而是积极努力在整个地区建立信任与相互了解。

显然，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未来都在于加入欧洲联盟。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双方关系正常化至关重要。欧洲联盟推动的科索沃-塞尔维亚对话提供了一个重要框架，以便找到相互接受的务实方法，解决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必须对此作出坚定承诺。

我们期待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能够建设性地参与对话，履行其在协议中各自应承担的部分。这包括最重要的是，取消塞族人占多数地区的平行结构和设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此外，至关重要的是，地位问题不能阻碍科索沃融入欧洲或者加入国际组织的前景。

为实现科索沃人民的愿望，国家领导人必须找到合作途径，以避免破坏为实现惠及所有科索沃居民所必要的关键改革的努力。遗憾的是，目前的政治僵局阻碍了切实而有意义的改革努力。我们希望，即将举行的选举将促使加强民主机构和持续改革，尤其是在法治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持续改革。

联合国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为实现我们今天在科索沃看到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宝贵贡献。科索沃仍将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然而，该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必须主要在欧洲联盟一体化进程框架内，包括通过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工作加以应对。有鉴于此，我们希望听听特别代表和秘书长对科索沃特派团的结构、规模和任务未来可能缩减，以及将报告和通报期从三个月调整至六个月的看法。

已经落实了各项框架，以实现与塞尔维亚保持正常关系、稳定和繁荣的科索沃的愿景。然而，为了充分实现这个愿景，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必须做出更加一致和持续的努力。这样做将为整个西巴尔干地区带来积极影响。

萨夫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司法部长内拉·库布罗维奇女士参加今天的会议，并发表她对科索沃现况的严重关切。我们还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和他的团队所作的工作，我们感谢塔宁先生客观介绍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情况。这表明该省持续存在严重的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并实施外部监测。

实际上，该省持续存在的挑战的规模并未减小，而是呈现出新的形式。因此，在科索沃建立一个多民族社会这一目标更加遥遥无期。问题在于，科索沃当局明显缺乏履行其在与贝尔格莱德对话框架内承担的各项义务的愿望。这种情况正在外部行为体公然容忍这一状况的背景下发生。

布鲁塞尔调解进程允许科索沃阿族人以如此方式行事的做法有失偏颇。因此，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间的关系正在恶化，信任正在消失。对话已陷入僵局多月。尽管四年多前起草了一份协议，但在谈判的主要道路——设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上，仍未出现重大突破。

我们认为，试图强制对塞族人实行自治制度的做法不可接受且具有破坏性，这会使塞族人自身的权力降至绝对最低水平。显然，此类没有出路的举措的真正目标是怪罪塞族人导致对话陷入僵局，而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布鲁塞尔方面没有施加足够的压力，这意味着科索沃的政治领导人认为其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不再忌讳发表公开挑衅的言论。最近，萨奇先生就威胁说，如果他提出的将科索沃安全部队变成正式军队的倡议不得到落实，他将辞去所谓的总统职务。与此同时，我们相信，实施他的提议将会严重违反国际法，尤其是第1244（1999）号决议，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该地区局势更加不稳，甚至可能会酿成更严重的冲突。

当然，必须继续对普里什蒂纳施加相关压力。同时，科索沃议会已通过一项决议，在法国交出涉嫌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员，即科索沃解放军战斗人员

拉穆什·哈拉迪纳伊之前，暂停举行对话。此外，他的兄弟——一名议会代表——威胁将实施种族清洗，并发出了最后通牒。4月27日，一家法国法院作出了一项被政治化的非法裁决，即释放国际刑警组织应塞尔维亚请求在1月份逮捕的哈拉迪纳伊先生。这表明在涉及南斯拉夫冲突当事方的案件中使用了双重标准。我们再次强调，那些犯有战争罪的人，不论其实际身份或地位如何，都必须受到惩罚。

对科索沃解放军所犯罪行的调查已被拖延这一事实，我们也并不感到意外。请允许我回顾，马蒂先生在六年多前，就已向欧洲委员会会议通报了其对贩卖人类器官等犯罪的调查结果。我们希望海牙的专门分庭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初步结果，并希望该机构避免出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缺陷。必须确保此类行动尽可能保持透明。

欧洲联盟必须通过在组织专门分庭的工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确保采取公正、专业的做法，而这正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当时所欠缺的。哈拉迪纳伊先生两次被宣判无罪，此外，此案数十名证人遭到威胁和袭击，其中许多人被灭口。致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明显的是，我们看到有人打着大阿尔巴尼亚旗号，采取种种挑衅行为，导致该地区局势不断恶化。大阿尔巴尼亚的提法对若干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威胁。

让我们试着去了解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在科索沃，萨奇先生在一项最后通牒中宣称，如果欧盟不满足他对于融入欧洲的期望，所有阿族人都将生活在同一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在马其顿，阿族人正集结在臭名昭著的地拉那纲领周围，塞尔维亚南部地区阿族领导人也发出了相似的信号。

在此背景下，恕我直言。我们都知道，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科索沃核查团团长沃克先生标新立异，表示支持将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散居其他各

国的阿族人都汇聚在一起的事业，并呼吁阿族人采取最后步骤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呼吁欧洲联盟和西方国家尽快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挑衅性言论，必须以期盼相互尊重、友好睦邻的话语取而代之。

所谓的省一级政府机构十分薄弱的另一个实例就是科索沃的政治危机，我们很容易预测其结果。此外，科索沃执法机构采取行动，阻止武契奇先生的塞族进步党的支持者参加Leposavić市的选举集会，破坏了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商定的行动自由，也违反了欧洲关于言论、行动、和平集会和参与选举自由等似乎不可侵犯的原则。同样，5月9日发生一起事件，在没有人作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塞尔维亚政府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办事处主任Djuric先生被阻止前往格拉查尼察参加胜利日集会。

普里什蒂纳旨在侵吞塞尔维亚国家财产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科索沃政府还决定将族群拥有的所有企业转变为国家所有，这同样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继续目睹持续不断袭击塞族人的行为。我们看到他们的财产被烧毁。我们看到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试图重返家园的愿望受到阻挠，更不用说属于塞族东正教会的财产遭受亵渎，Visoki Dečani东正教修道院的土地尤其遭到破坏，尽管科索沃宪法法院已确认该修道院的权利。普里什蒂纳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破败不堪。塞族东正教会无法取得其在当地的宗教圣物，在破坏者攻击之后，**必须要取得这些圣物才能进行修复。**

现在越来越紧迫地需要打击科索沃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蔓延。我们感到关切的是，该省被用来招募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到中东与极端分子一道作战，并且筹划在世界其他地方发起恐怖行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计划裁减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人员和预算是不合时宜的，结果会适得其反。该省的局势表明此类决定很不妥当，在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缺乏真正对话的情况下，

尤其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搁置关于缩减特派团、甚至将其彻底关闭的任何要求。

相反，我们需要开展建设性的工作，与联合国这一重要特派团开展互动。我要提醒安理会，科索沃特派团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它可以支配的资源极少。即便如此，它依然在科索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依然是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 — 该决议仍然完全有效 — 旨在帮助科索沃局势正常化的不可替代的国际监测工具。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审核安理会每月就科索沃局势举行通报会的做法。正如我们今天在讨论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科索沃局势继续需要国际社会给予密切关注和监测。

吴海涛先生（中国）：中方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欢迎塞尔维亚司法部长库布罗维奇女士出席会议并发言，我也认真听取了齐塔库女士的发言。

中方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赞赏塞尔维亚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作出的积极努力。

当前，科索沃安全形势相对稳定，但仍然面临深层次的复杂问题。中方欢迎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方面再次举行高级别会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秉持互谅互信的精神，尽早落实业已达成的各项协议。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各方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框架下，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民族和解符合各方共同的利益。希望各方始终将人民福祉放在首位，切实保护科索沃各族裔的合法权益，维护巴尔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安理会应保持对科索沃问题的关注，坚持推动科问题的妥善解决，对外发出明确的信号。中方赞赏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在塔宁特别代表领导下所做

的工作，支持联科团继续根据授权履职，与各方开展建设性合作。希望联科团、欧盟法治团、驻科国际部队继续密切协作，稳步推动改善科索沃局势，为科索沃问题早日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卡尔迪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以及库布罗维奇部长和齐塔库大使内容翔实的发言。

对意大利而言，融入欧洲的前景是西巴尔干各国实行期待它们开展的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实行改革的目的是使得实现该地区稳定以及巩固该地区的机构及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一种持久的成就。几天前，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非常明确地谈到欧洲联盟对这些目标的承诺（见S/PV.7935）。

我们坚信，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对整个区域的稳定至关重要，这只有通过由欧洲联盟（欧盟）协调的对话过程中取得切实进展才能实现。已经取得了重要而具体的成果，我们赞赏这一进程各方重申的承诺。同时，我们同秘书长一样希望双方做出更加一致和持续的努力，重新启动谈判，取得更多的实际成果。在这方面，考虑到科索沃即将举行预期的选举，我们呼吁普里什蒂纳将重点放在迅速执行在欧洲联盟协调的对话框架内商定的所有措施，特别是在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方面。此外，普里什蒂纳还要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从加强法治、反腐败到社会经济发展。我们希望新当选政府在各方的建设性合作下，迅速推行这些改革。在强调以欧洲轨道为优先并承认科索沃近年来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的同时，我们鼓励安理会考虑审查联合国在科索沃的存在，包括重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使之与总体维和改革相一致。我们认为，这显然必须与该区域的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欧洲联盟、北约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密切协调。我们再次请秘书长在这方面提出建议，因为科索沃特派团已经对工作进行了调整，将重点放在族群间建立信任和开展协作方面。我们还提请秘

书长和安理会注意改善科索沃特派团与欧洲联盟的协同作用及其与其他国际行动者的协调的机会。我们同样支持修改秘书长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和提报告的频率的建议，以更好地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最后，我要强调区域层面的相关性。作为2017年柏林进程的主席，意大利将与所有西巴尔干国家合作，确定优先事项，以促进区域一体化、稳定和经济增长。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正积极参与这一进程。5月24日，西巴尔干六国部长将访问罗马，与意大利外交部长会晤，筹备我们将于7月12日在的里雅斯特举行的首脑会议。首脑会议将为区域合作进程和西巴尔干欧洲一体化道路提供附加值。

意大利将继续在西巴尔干-在科索沃积极参与，长期以来，我们为联合国活动、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以及双边一级的活动作出了贡献。该地区的未来对欧洲所有国家，特别是对意大利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强烈谴责最近在整個地区重新泛滥的民族主义和分裂言论。为了避免该地区国家内部的政治不稳定，为了遏制西巴尔干各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们呼吁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阻碍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巩固稳定的单方面举措或宣言。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所有西巴尔干国家都要为了所有人民的利益，翻开新的一页，共同合作。

萨德科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特别代表塔宁的实质性全面通报。我们感谢所有通报者介绍最近的事态发展。我国代表团想提出一些意见。过去几个月的事态发展突显双方加强接触的必要性，以根据《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的规定促进建设性对话。各方应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并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其他相关区域组织的参与下，将重点放在建立信任措施和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和人等方面，以保持科索沃全面持久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不应采取任何加剧紧张局势和不稳定的举措。科索沃局势作为安理会目前议程上的事项，仍然需要其继续关注。还有一些困难的问题

题，如缺乏族群间的信任和合作、仇恨增加、失踪人员，以及科索沃塞族人和塞尔维亚阿族人使用母语的权利。充分执行语言法，保护少数民族，对于确保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维护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双方应采取措施落实语言法，充分尊重对方的文化遗产。保护宗教和文化遗产应该是一项优先政策，以建立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族群之间的信任和信心。我们赞扬民间社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和倡议，促进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对话。所有有关各方必须加强和鼓励促进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人民解放的步骤，并说服科索沃当地居民接受其结果。

至关重要的是，要向双方和族群进行广泛、准确的宣传，使他们了解科索沃当地居民获得的种种社会和经济利益。居民需要知道，对话是实现善政和法治的唯一手段，也是解决失业、教育、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其他权利问题的唯一手段。所有这些活动将有助于获得急需的支持。关于人权问题，我们需要着重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以及随后关于加强两性平等和赋予权能的各项决议。此外，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团体全面参与，在科索沃努力实现保持和平，从而进一步建设和平、预防冲突、实行调解，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稳定。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关系取得进展并实现正常化，对于区域和国际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呼吁双方通过真正的政治对话，发挥巨大的政治意愿，克服分歧，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川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大使提供翔实的通报和继续服务。我还要感谢库布罗维奇部长和希塔库大使内容广泛的发言。自第1244（1999）号决议设立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已近18年，该特派团在恢复科索沃和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索沃随后于2008年取得独立。欧洲联盟（欧盟）以多种方式支持法治，包括通过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

特派团。今天科索沃的情形与1999年已大不相同，科索沃特派团的作用的中心地位也无可否认地减少了。日本完全支持科索沃的和平、稳定、民主和经济发展。此外，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以使其工作更有效率和效益。

今天，安理会正面临着中东、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严重冲突和危机。安理会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相比之下，尽管科索沃的暴力风险并未完全消除，但已远远少于其他这些地区。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017/387）指出，过去三个月来，科索沃未发生与塞尔维亚最近的总统选举有关的暴力事件，科索沃北部也未发生任何重大事件。因此我们认为，自1999年以来仍在实施的通报周期早就该修改了。我们认为半年或更长的周期应当绰绰有余。

有鉴于此，日本认为必须重新分配有限的维持和平资源，以解决最迫切的需要和最严重的危机。时机已经成熟，安理会应对科索沃特派团进行审查，以便对其能够单独发挥的职能和可能的人员缩减做出评价。

任何这些措施都不是为了否认科索沃面临的未决问题；阿族和塞族之间的和解是迄今最重要的问题。秘书长的报告指出，许多科索沃塞族人仍无法回返。继续开展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由欧盟推动的高级别对话将十分重要。为使科索沃成为一个真正的多文化社会，必须不断作出努力，通过设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等方式，扩大和解与容忍。

日本还希望科索沃成为越来越有担当的国际社会成员。因此，我们欢迎科索沃和欧盟间的《稳定与结盟协定》于去年生效。同时，我们注意到对内阁提出的不信任议案于5月10获得通过，我们敦促各位领导人确保科索沃继续朝着加入欧盟的方向稳步前进，同时避免出现任何狭隘民族主义的呼声。

最后，我要提及科索沃的和平与稳定、其民主进程和去年4%的经济增长率。我坚信，通过族裔和

解、公正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科索沃将成为一个多样化的多文化国家。尽管联合国驻科索沃部队未来应当缩编，但我们对这个年轻国家的持续发展和民主的坚定支持，将依然不会改变。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我们的同事查希尔·塔宁大使就科索沃最新的事态发展做了全面通报。通报中强调了言论如何造成真正的问题，以及“信口开河”——有人说是巧言如簧——如何导致危险局势。

我还欢迎内拉·库布罗维奇部长出席今天的会议，并感谢她作了发言。我还感谢弗洛拉·奇塔库大使女士的发言。

在上次的辩论会上（见S/PV.7891），我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了立场，即必须确保所有有关科索沃的问题都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得到解决，同时不忽视任何一方的利益，不论其是大是小。我们谨重申我们支持根据《布鲁塞尔协定》，和平友好地解决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所有未决问题。

我们还欢迎欧洲联盟为推动双方对话而不断做出的努力，包括在报告所涉期间，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召开的两次高级别会议。

我们注意到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间的关系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最新事态发展，并对报告所涉期间双方切实落实对话协定进展缓慢表示关切。在这方面，正如秘书长报告（S/2017/387）中反映的那样，在科索沃设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方面缺乏具体步骤，并且在完成科索沃北部司法一体化上出现了延误，这些应当被视为令人关切的问题。

我们还注意到关于科索沃安全部队转型提议的争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激烈反应。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承认报告中强调的一些积极事态发展，包括科索沃塞族政治集团成员恢复参加科索沃议会和

政府的正式活动，塞尔维亚总统选举投票在科索沃全境未发生任何事件的情况下举行，以及科索沃北部的紧张局势不断得到缓解。

埃塞俄比亚还全力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依据第1244（1999）号决议的框架，在履行其被赋予的授权任务过程中一直开展的工作，尤其是为缓解紧张局势和促进达成协商一致的问题解决办法而在实地所作的斡旋工作。我们希望，科索沃特派团将继续促进政治对话和人权，加强族裔和解，并确保科索沃和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最后，我谨表示，只要所有各方都拿出解决其面前的实际挑战的必要决心，科索沃和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将最终得到保障。在这方面，我们鼓励双方以相互都能接受的方式，本着互谅和妥协精神，继续致力于对话与谈判。

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宁特别代表的通报。请允许我与其他人一道，欢迎奇塔库大使和库布罗维奇部长来到安理会。

自安理会开会讨论科索沃局势，过去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正如秘书长报告（S/2017/387）阐明的那样，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而离上次会议时间之短，并不需要安理会予以关注。

这段平静期受人欢迎。我相信，无论是在本会议厅还是在该地区，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紧张局势能够持续缓解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我们尤其欢迎将科索沃安全部队转变为军队的提议被取消。我们鼓励科索沃政府继续与科索沃各族裔和北约伙伴协作开展任何诸如此类的举动。

尽管报告所涉期间实现了稳定，我们仍对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进展缓慢表示关切。我们大家都知道，科索沃的未来将是在布鲁塞尔，而不是在纽约的本会议厅得到确定。因此，双方必须就塞尔维亚选举和即将在6月份举行的科索沃选举之后的对话，再次作出承诺并履行该承诺。

在科索沃筹备选举之际，我要说，我们期待自由公正的选举，期待一个能反映人民意愿的政府。政府一旦组建，就会有许多事情要做，包括继续努力解决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等问题。在这方面，他们将得到联合王国最充分的支持。

尽管并未在科索沃特派团报告中提及，但我们必须在本会议厅承认，自我们上次开会以来，科索沃已在国际上取得进展。科索沃与文莱和萨摩亚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塞内加尔开设了第一个驻非洲大使馆。作为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科索沃成为了国际海关组织的第181名成员，此举将为所有以科索沃为家的人带来经济效益。

这是我们在安理会很少听到的进展。相反，每三个月，我们就倒退近二十年的时间，回到族裔分裂和疆界多变的时代。但事实上，这些疆界早已确定了。这些会议反映的并不是科索沃的现在，而是它的过去。因此我要重申，安理会早就应该减少这些会议的频率。正如这些会议必须做出调整，科索沃特派团也是一样，以便更好地反映目前的局势。

我们肯定科索沃特派团多年来为科索沃利益所做的重要工作，并欢迎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活跃行动。但是，现在是特派团退回一步时候了。因此，我们对今年增加科索沃特派团预算的举动感到失望，尤其是在过去两次会议上多方呼吁缩减特派团的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额外的资金指定用于以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已经介入的问题为重点的项目。

鉴于对维和预算的压力和科索沃继续摆脱不稳定和不安全状况，联合王国认为，科索沃特派团早就应该进行某种形式的重组。我们期待在适当时候收到秘书处的建议。

维特仁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同其他各位一起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塔宁先生的通报。

我还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司法部长内拉·库布洛维奇女士阁下和芙罗拉·希塔库女士的分别发言。

不幸的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导致不稳定和可能造成科索沃进一步紧张局势的一系列不利事件在继续发生。乌克兰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安理会成员在二月份的讨论中表示担忧（见S/PV.7891），但科索沃各机构仍然企图将科索沃安全部队变为武装力量。我们认为这种造成既成事实的做法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我们担心，试图将科索沃安全部队改编为科索沃军队，再加上族裔-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可能是爆炸性的组合。这肯定不利于科索沃内部各族群之间以及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建立信任。我们赞赏北约和美国对这一动态的迅速反应，并欢迎科索沃各机构决定撤消这一举措。

我们还进一步看到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关系到财产问题、煽动种族清洗的仇恨言论、涉及科索沃旅客的事件、抵制和平回返进程、以及科索沃议会的决议呼吁暂停欧洲联盟促进的对话。我国代表团对于报道的特别是在伊斯托克阻挠回返感到沮丧。在乌克兰参加的2000年安全理事会第一次访问科索沃期间，伊斯托克被提为有塞尔维亚人返回的前景的地区。十七年后，没有什么变化，反对回返的人还在老调重弹。

所有这些动态都无在落实商定的承诺方面取得必要进展所需的克制和合作精神。在此背景下，我们欢迎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约和科索沃特派团为维护科索沃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他们的行动对化解紧张关系和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至关重要。我们再次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政治领导人积极努力，避免导致冲突的挑衅、对抗和升级。重要的是继续履行他们的承诺，从而为居住在该地区的所有人民造福，并提高其欧洲视野。

乌克兰借此机会欢迎在科索沃和平地举行塞尔维亚总统选举。我们很高兴，尽管有一些困难，根据秘书长的报告，

“没有关于与投票、收集或运输选票有关的安全事件报告”（S/2017/387，第12段）。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

“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是和平解决分歧的最佳机制，对双方均有益。”（同上，第47段）。

我们支持欧洲联盟加强在该地区的作用，这已被证明是具有建设性的，并且总的说来有助于西巴尔干和欧洲国家的稳定与和平发展。

最后，我们像以前一样支持许多其他代表团呼吁重新考虑安理会关于科索沃问题的通报的频率，并开始集中讨论科索沃特派团的重组。

因乔斯特吉·霍尔丹先生（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塔宁先生介绍了科索沃当前局势。

我还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司法部长库布洛维奇女士阁下和希塔库女士的发言。

玻利维亚呼吁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包括充分尊重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我们认为，建立科索沃部队的企图与这项决议相违背，对当事方之间的进展构成威胁。因此，这种行为，乃至导致暴力升级的任何行为，都不利于促进和平解决，因此必须避免。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建设性的环境，以达成实现进步和稳定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赞扬欧洲联盟推动的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对话，这为结束该地区冲突的持久解决办法开辟了道路。为此，各方必须避免发表含有好战和煽动辞令的言论。

玻利维亚鼓励各方继续共同努力，特别是就建立布鲁塞尔对话所涵的塞族市镇联盟达成协议，这为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尔维亚人带来安全与人权，他们在那里占人口的多数。我们强调非多数

族裔、特别是罗姆族-阿什卡利族-埃及族90成员的自愿返回。此外，玻利维亚痛惜在科索沃某些地区阻挠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返回。我们呼吁各方共同努力，确保他们安全返回家园。

关于科索沃特派团，我们强调与科索沃当局合作进行的工作和努力，以批准立法，加强能力，确保保护文化和宗教遗产，以及举行以“妇女在和解中的作用：建设科索沃的和平与安全”为主题的公开圆桌会，讨论科索沃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我们认为，妇女是该地区长期建立信任与和平的关键角色。

我们呼吁各方不要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采取侵略行为。我们呼吁各方通过对话和根据国际法规定谈判的义务，和平解决冲突。如果塞族人和科索沃人展现出在区域组织的帮助下解决分歧的意愿，就必须作出这样的努力，以实现持久和平，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该地区。

玻利维亚赞赏欧洲联盟所作的努力，并赞同秘书长报告（S/2017/387）所述的内容，其中指出，

“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是和平解决分歧的最佳机制，对双方均有益。对各方来说，进展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取得，不论选举周期和日常政治活动如何……”。（S/2017/387，第47段）

最后，玻利维亚赞赏科索沃特派团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根据《联合国宪章》，我们鼓励继续作出建立信任的努力，并运用和平手段和对话促进和平。

奥杜阿尔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塔宁先生的通报以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代表的发言。

首先，同我前面的其他人一样，我要再次表示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审查它以何种频次审议科索沃的局势。由于安理会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不再有任何理由坚持按季度通报科索沃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不能与安理会必须大力介入的危机问题相提并论。

我们认为，科索沃近年来在体制建设方面的积极事态发展也证明有理由努力调整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行动重点及其与科索沃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协调重点。我们再次吁请秘书长在其下次报告中就此问题提出建议。目前的僵局不可接受，因为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有责任确保联合国采取的措施完全适应实地的局势。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情况不再如此。

法国深信，科索沃的未来不再是安理会的紧急事项；相反，它属于欧洲联盟牵头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对话的范围。在这方面，各方必须在最大程度上表明各自的积极承诺。我们期待，除了纯粹表明意向之外，现已达成的所有协议将尽快得到有效执行，包括关于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占多数的市镇联合体/共同体的协议，这是对话的关键方面。因此，我们吁请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当局加紧努力，特别是在后一个问题上，以便在今后几个月取得更具体的结果。这是一个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的主题。

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总体上仍是各自在欧洲一体化道路上取得相关进展的先决条件，3月9日和10日在欧洲理事会再次鼓舞满足这一先决条件。

在最近几个月的动荡事件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所有行为体都展现出责任感和克制，鉴于科索沃即将举行大选，这一点越发重要。法国深信，民族主义言论死灰复燃，有时带有族群说辞色彩，这对该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而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人民都向往稳定。

在这方面，最近在地方层面就拆除米特罗维察隔离墙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积极的例子，表明可以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促进两族共存，避免政治挑衅和任何造成不和的言论。生活在科索沃的公民最近参与塞尔维亚总统选举，由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选举机构开展的工作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支持，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严重事件，这是我们欢迎的另一个令人鼓舞事态发展。最后，萨奇总统决定支持对科

索沃安全部队的地位可能发生的变化采取包容性做法，这也是可能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的决定，这种升级既不应该发生也将是危险的。

科索沃继续努力巩固法治也仍须是个优先事项。这包括打击一切形式的激进化。我们欢迎科索沃在这方面——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打击达伊沙的全球联盟内——的无条件承诺。

最后，我在结束发言时重申法国致力于我们素来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保持的信任关系，再次表示我们支持该地区的和解以及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开展对话。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指出法国司法机构对哈拉迪纳伊一案独立作出的一项裁决。法国当局无法对该项司法裁决发表评论意见，但绝不应该从政治上对其作出解释。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要以我国乌拉圭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的全面通报。同样，我要感谢塞尔维亚司法部长内拉·库布罗维奇女士的发言。我注意到芙罗拉·希塔库女士的发言。

如我在其他场合提及的那样，首先请允许我强调，乌拉圭倡导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以此作为解决科索沃局势的基础。恪守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乌拉圭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欧洲联盟推动的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对话应该向前推进，在这方面，我们表示全力支持该进程。对话中断和国际协议的执行工作出现拖延是该地区紧张局势和不信任的根源。

鉴于科索沃目前面临的政治局势，我们鼓励领导人以建设性的方式开展工作，并寻求迅速恢复贝尔格莱德会谈和已缔结协议的执行工作。在已作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将有助于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实现稳定，也有助于改善条件和发挥民众的最大潜力。

我们坚信和解之路。为此，必须争取查明真相和声张正义。尽管多年来开展的工作，但1 664起失踪人员的案件仍未得到解决，主要问题依然存在。亟须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失踪人员的家庭理应有权了解其亲人的命运。这是一个事关捍卫人权的基本问题。此外，解决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对于和解至关重要。当地官员为阻碍回返所作的努力令人担忧。

此外，应该在地方层面和邻国作出努力，制止族裔民族主义言论和煽动仇恨和怨愤的行为。歧视和极端民族主义一直是给人类造成巨大不幸的原因。尊重每个社区的宗教和文化特性以及面向少数民族裔群体的政策对于巩固和平至关重要。

科索沃特派团通过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领导人合作，为科索沃民众开展了重要工作。科索沃特派团还在区域、市镇和社区层面开展工作，除其他活动外，它还牵头开展针对少数群体和青年人

的活动。我特别要着重强调3月15日在科索沃特派团主持下举行的妇女、和平与安全全球开放日，其主题是“妇女在和解工作中的作用：建设科索沃的和平与安全”。乌拉圭认为，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平进程，离不开妇女在所有层面的参与。真相、正义、和解、安全、平等权利、保障和包容性进程是可持续和平的基础。

除了科索沃特派团所做的工作之外，我还要赞扬欧洲联盟作为对话推动者及合作伙伴所发挥的作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开展的工作、科索沃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以及整个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支持。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中午12时20分散会。